

(張大一出日今)

來信非分慰者。不避煩瑣。想以兄之明。事日不及此。觀察兄近來情況。頗乖平昔主旨。相說者謂兄別具苦衷。以救時局紛擾。不知者。將謂兄利令智昏。獎旗崇道。人言嘖嘖。竊不可畏。我輩患難舊交。知無不言。運用政畧。固屬政治家恒情。惟非救人。智者不爲。況目前際際。衆難難犯。愛人以

人。正輕南中。靜觀風潮。于督理。亦有代表任津速乘南下。津浦之間。寇蓋相望。津杭之地。覬驛宏開。願兄毅然決然。尅日首途。代表兩院。斗穽羣倫。國之鄰。兄之榮也。若再悍然不顧。一意孤行。永無自拔之心。必遺終身之悔。作罪作狂。祇此一念。何去從。惟兄自擇。涕泣陳詞。言盡於此。此

館
英語

路石家莊分行設石家莊南門外總理饒能訓美國理庫思華協理徐京行經理沈化榮京行副經理崔呈璋

招 收 學 員 日 報 名

期 地 講 學 簡 費 名 處

間 點 費 章 處

七月十六日起至八月四日止

上海寶由路寶興里衛公學校

二十餘人均係國內專門學者

每科二元兼入函報者共三元

函索即寄

上海 棋盤街南潤里書報發行所

寶由路寶興里衛公學校

▲外人空氣之旁徵

▲票價又換一行情

▲票價又換一行情

契以及洛吳態度如何。則皆尚未前聞耳。在北京方面。前昨盛傳大典籌備處。如何組織。如何布置。甚足令人刺目。因此保派急急起而否認。以爲並無此項組織。其實即有此項組織。未必便爲不軌。又何必遮遮掩掩爲也。即如外傳選票交易各種行情。昨仍不絕於耳。爲擇一種報告於次。

元之公司股一百萬元。尙有一百萬元。係某方自破壹囊。但現在除匯到皖馬二十萬元外。其餘多存觀望。不易湊集。擬請土克敏出頭商向中國銀行商借二百八十萬應急。俟後陸續收還。決定後交財政股辦理。(二)疏通南下議員問題。擬訂出辦法數項。(甲)宣布容納前提之條件。(乙)以首選並進慰助各方。(丙)且呈發稟請不用武力。(四)

京內外之國會形勢

▲議員要查辦政變主動

▲京政團形勢甚僵

▲民治社不出京之條件

▲離津議員又一通電

瓶不致漠視離京議員。且願加以相當疏解。已妥爲紀及。但津方空氣。絕非片言所可

據知其中内幕者云。該社主張正副總統。同時選舉。選舉爲正。中山爲副。有赴滬者。有在津者。其卜心則仍在天津。昨日格靈偕等。又發出通電。電中宣布江蘇籌撥元之議電。或者此在對方。亦所認爲時勢也。電文錄左。

(全銜) 前得吳佩孚致曹錕總統電。王承斌致高吳王簡電。主張嚴拒選舉。阻撓國會。經同人披露。嚴加聲討。諒已達觀。雖吳王矢口否認。而京津保洛各電局。仍有底就可查。他人豈能偽造。與王否認尙屬天良未泯。但該電是否

攝政內閣依其權能而論。同時兼具大總統及國務員兩項職權。無怪其體然自大。以大頭派之野心勃勃。恨不據而有之。故其最近策畫。冀以已派黨員補充閣中之農教兩缺。以造成其所謂「準大頭內閣」。而後吳可以操縱政權。指揮如意。以徐達其自身組閣之目的。此項計畫。由大頭已對其徒黨委婉宣佈。一面藉以囑縻部下。使勿再趨分裂。一面藉以拉攏其他議員。勸勿出京。現正在接洽條件之中。倘對方不能如願以償。則彼將以出京爲要挾之具。一盤殘截。在老鑒視之。宜其涎垂三尺也。此外外交一席。顧少川欲前還却。近且稱病謝絕。財長一席。張月笙雖視顏則身朝列。實無辦法可言。重以所帶色彩與保派閣員大大不利。釁終隙未。殊非遙久之同也。昨日之會。張即不敢出頭。當開會時。列席者爲內高交吳法程海李及外

據報告云。近日所傳以中央公團董事。爲維持票價起見。其價格已由五千七千以至一萬。日見增高。其漲高不標準。乃與出京議員之增多爲正比例。事雖有之。然總不外乎少數。票價經紀之議員。日日湊在一處。合拿金密陀之單照病也。何曾得過實力派之同意。故董事會第一次交易期間。大老班王某尙到。但以一入不能作主。容再商量之妙語謝絕。第二次交易期間。並找王不到。因之交易錢大有停閉之狀。本來在今日北京。曹學氏爲總統。何須錢。故有錢亦不肯出也。況且外傳已有數百萬至千餘萬者。皆其部下討好之攤分空話。今則相持不肯允權。本無錢可出也。加之錢有盡。而議員之請求無厭。縱拿出自百餘萬。將如潭濃之雨洒不透地皮。又白費了。故根本上。總統票出價錢二字。已早無連緒成一句話之希望。只因羅漢。賤賤不休。還藉此想得大宗金錢之心。理非難之。不令出京與應付也。好藉此想得大宗金錢之心。理非難之。不令出京。什麼銀行存摺也。照票也。支票也。恐怕期票支票。皆空頭票子。不付款。而存摺。非摺而不存。即存而不付者也。於是先交款後投票之說盛。而律派議員王某與某局長也。遂連日密議。由局加印百千元之假兌換券一萬孫某。密遞日密議。由局加印百千元之假兌換券一萬。以爲標塞先款後遞之計。然又有進而出求現洋者。將如之。在票價方面。以故見而不舉者已出京。以金錢而

(各政團之首領晤以某種權利。(丁)聲明准發制憲出席費。與大選票價。(戊)用種種危詞灰其南下決心。此事亦由交際股分途進行。(二)決定票價問題。大選票數約在六百票左右。若純以五千元計算。當需款三百萬元。其他交際疏通等費。尙不在內。必超出前定預算。現爲節省起見。應分出等第。其出京之反對系首領。則由五千元至一萬元。搖旗吶喊者。三千元至五千元。在京之已系議員。以一千元爲最低額。至多不得過五千元。但付以選出後之某種優待條件。此等辦法。在籌備人物。方自鳴十分公道。但大頭則持反對。蓋大頭包辦不成。滿疑多端。幾文。至選出條件。大頭認爲一相情願。因而不能即領其首。故一場宴會對此尙無具體解決云。

益芳口中。即可探得幾分邊際矣。先是張以津門議員。對於制憲及政治上有重大問題。彼等對於劉勳及志士各重大問題。舊本之前此宣言。要求實行查辦此次撤動物。如有相當結果。彼等當可回京協商其他開會之意。在此問題未解決前。極不願派徐留望津議員。即日回京。共商憲法。仍係保持動物一節。衆議院已有劉勳員等之查辦於下星期一（三四）召集常會。依法討論。過之望。吾達政府將予確實執行。則議院職權不容落。惟因實行以上之各種手續。必需時日不能緩。一面而中張議員致函天津各議員。成憲法。各代表均表贊成。遂散會。時已十北京政團之形勢據民治通訊社云。在此大連選兩院中之各政團態度。實屬大抵注意。據聞勢。忽然大變。民治社昨已正式聲言。非俟不獨辭退他如黎治社。及向與其方接近者。均辭退他長更進而華盟中之各國人方近

茲舉。出席衆議。張尙有稽。視衆有稽。無具體表。湖之主動。切之待決。院任何會。大敵。辦聲亂之。可由議。趨勢自有。自可告。而制憲三。其回京。時二十分。急進之下。日各政團。局統一之。其號某。如着憲。其非誤。茲更發現。齊燮元致吳毓麟秋節函。云：「(二十三)電一通。其文曰：吳總統秋節見鑒。秋審並轉同人均鑒。唐少川來滬調和孫陳。到滬後曾派員與同弟接洽。彼主張在寧開一國民會議。藉爲彼輩活動之基礎。弟婉言謝絕。同來與章太炎協商搗亂之策。第一先與滬上優劣分子結合一面發表攻擊北方之論。第二發電致外交界。如粵人少川樞堂等諸君之外。加以勸導。(此項電報已見報端)意在令其回滬。以絕我方之謀。第三發電致國會重要分子。令其回京。鄙意。第一項弟已派員致函。與唐接洽。並探唐意。第二項請兄等務與粵人等說明。勿聽其煽惑。第三項兄等在京設法注意爲幸。齊燮元漾。亟合披露。並見彼方陰謀。無所不至。尤早証明。前所披露之號簡兩電。決非虛構。特再電聞。韓京國會議員褚輔成王用賓焦易章章士釗楊永泰韓玉辰鄭高瞻丁惟汾烏澤祥沙達樺昌雲鵬王紹。劉恩格鄭克莊莊震光白遠桓蔣寶煥余金鉉董昆溫等二百九十五人叩。」

次等。席次對於閣員補充問題。仍經提出討論。惟以大家對於教長之兼。以經濟之關係。視爲畏途。無人敢於放馬出陣。議久之。仍無何等決定。大約教長一席。仍勸海李兼任。李不無允意。農商缺較肥。內高當自兼之。次討論各機關罷工問題。多數主張嚴行取締。以肅綱紀。內高並報告本部罷工主動者五人。業經查明開除。至印鑄局風潮。亦應澈底調查。嚴重懲治。再次又討論整理鹽稅事項。未有結果。最後議及崇文門監督問題。決議從速發表。薛陶任免命令。大約此令今

之。而此輩又少數。欲得錢而又不欲舉尊者。實居多數。此輩不名存欺詐取財之意。無極實力派。亦以欺詐手段相應付也。因是之故。一件一來。摸不着邊際。吳大頭雖然好身手。敢包辦憲。屢不開成。畢竟包而不辦。讓一步說。憲許可開。若一提出裁員選會之議。恐大家非將大頭打破不可。次頭非從湯錫子於地下不可。惟如此密雲不雨。不保落下雹子一旦且八爺氣憤不過。安知不把守節臺。圍困住宅。挺向議院去投票。因而議員中之看破此滑稽劇後是坐武行者。隱相結納。將有一大部分出京。實力派肯出錢。則抬戶要價。須先將款存外國銀行四八八穩。然後要始脫手。故要價交易。已有由北京公國。移往天津租界之勢云。

另一報告云。大選問題。以連日議會形勢觀之。在最短時期。決無能且觀選舉會之希望。某某方面。昨已深怕。若

昨(二十九日)正午十二時。地方審判廳開庭。對於羅案。爲最後之判決。審判長李受益。主任推事吳奉璋陪審推事楊繩藻等均列席。召被告人羅文幹黃體濂入庭。當由案判官宣讀判決文。其主文爲。羅文幹黃體濂宣告無罪。並諭羅黃二人各自取保立予開釋。羅黃二人比卽恢復自由。財政司法兩界

出席。前參院議長王家襄。則並向該院辭去
是今後之大選運動。恐急急進愈。望成功云
治社全社出京之說。昨日所聞。頗有出入據
擬先全和乎統一之旨。擬就解決時局之辦法
團協商後。推舉代表赴桂。徵求同意。保方
不發生問題。否則即相率南下。全民社中。
近雖與保定發生齟齬。終難逃背黨綱故唱孫曹

評

前日起不
議員一職
告稱。該
再俟與各
能容納。
民黨分子
手之說。

巴黎六月二十八日電。法國
總理普嘉實。於議院集議討
論預算案時。答覆社會共產
黨議員貝爾素云。法政府與

俄法恢復邦交之條件

▲蘇俄承認前政府所訂之借款

俄國恢復邦交之條件永無更
變。仍以蘇俄政府應當承認
前舊政府所訂借之借款云。

攝代政府在外交方面。空氣若何。雖外傳各異其辭。本報則於二十六日。作內幕之報告。昨據外交界消息。外交部日前曾接到駐日張元節代辦公使電稱。日本駐華新公使芳澤謙吉氏。擬於七月初間來華就任。照例應向我國元首呈遞國書。(日本方面稱爲信任狀)該公使曾詢問該國書究應呈交何項機關。請即電示。以便轉達。聞外交部會將此事提出攝政閣議討論。決定由國務院暫行代收。即由外交部覆電張代辦。謂於新總統未選出以前。文呈交攝行大總統職務之國務院代

間。法部總辦。與一任議員之磋商。真不知何日始能舉行大選。且吳大頭包辦。引起各已就職政團之反對。此猶爲以小事誤大事。茲聞某某要人。已決定另打主意。將吳大頭包辦一節。完全拋棄。擬在下月十五號以前。推選總領。或以其他方法。推舉北方各省區之公同首領。以暫維持現狀。再行緩圖正式總統之選舉。此議正在醞釀之中。上紀長江各督之聯合通電。當與此意爲近云。

要人。及羅黃家屬。到廳歡迎者約二十餘人。羅黃同乘自備之汽車。馳回南長安街本宅。至其判決無罪之理由。係認偽造文書罪不能成立。復無意圖詐財之行爲。故俱不爲罪。此項理由書不日即可發表云。

津方盛傳之各事

▲汪精衛口中之段芝泉

▲徐又錚有行抵天津說

▲黎黃陂與西苑之勾搭

代表孫文之汪兆銘。行抵天津後。經與段芝泉幾度接洽。當即由汪電意。謂段氏對於時局方針。意見全然一致。

政治人才之渴

常謂城郭時代。北京有兩種人物。均極稀鬆。
美洲學生。有學士博士之徽號。及有專門技
藝。疆圉之經驗。亦舉不乏有味之談。至於
不偏。吾人日往復於新舊人之間。亦頗得
項城近道。合肥當國。祇知賈其私黨。不得
缺乏。然即以徐又鐸曹潤田陸潤生等而論。
執。尙非能力知識不足之問卽。故合肥左右
三年之久。始告失敗而去。

自古權奸。欲行篡竊之謀。首以收羅人才
官然而論。亦屬下驢之選。總長之中。廢啟
七嘴八舌。東一主意。西一主意。全無通
片飛去而後已。譬如說識者。被人窺破之
片。飛去而後已。譬如說識者。被人窺破之

係黨黨之二二品大員。在前清曾任過尚書侍郎督撫司道者。一係歐陽修者。吾人若與歐派談論政治。雖未必諸省合拍。然彼若舉其數十年來之見解。自有新知識者。自不必論。故該時代之政治人才。實爲無美不備也。

以人才爲意。安福時代。尤以清一色植黨見稱於時。政治人才。已感難期恆好。終至憤事。但得輩之敗。乃敢於手段之錯誤。見解之偏。雖極荒謬。而並不糊塗。雖極奸貪。而並不假桶。故尙能支持局面。

要務。乃今之所謂保派者。調查其幕府。幾無稍知名之人。卽以庸庸。流荒。反覆貪鄙。天津後台人物。亦不過幾個貪食庸庸之徒。虛之規畫。及讀者之思慮。日思以法騙人。而又自撕裂其法律。至於彼亦不思自圓其說。譬如竊物者。被人拿到之後。彼亦不思急索。

收。應即轉告芳澤等語。即此大可徵信。日人果不能捨北而認南也。

談到大選一節。昨晚所聞。長江方面。將由蘇皖贛鄂各省督長。聯合河南之張。聯名發電。擁戴曹銀連正大位。此其動作。算已轉到「非常」二字。特保定方面。已否豫有默

天晚間九點起准演

日在座。多非外人可以改開籌備會。討論進行方法。當即分爲三項研究。(一)經費問題。預算大典費用。約需三百萬元左右。前由直系各省担任分派一百元(聞皖馬二十萬直王十五萬蘇齊二十萬鄂蕭十五萬晉閩十萬陝劉二十萬)及潘復楊潤二十人組織每人五萬

東貞

六月三十號

晚八點中劇

梅蘭芳 柳斌 壽辰長遠
王鳳城 洛蔚
芳花 鳳都 臣陽 華作

中劇價目：樓下前排一元

業經開始爲其具體活動。特其所謂開始活動者。是否兩派之共同動作。尙不具悉耳。

段芝泉所倚若左右手之徐樹錚。在滬奉合肥電召。已於二月二十七日乘怡和之定生輪船避海道赴天津參與時局云。黎黃陵出京後。曾派專員赴津辭別劉瀛湘各處遊說聯絡。至昨日止陸克武劉成勳盧永祥沈鴻英陳炯明趙恒惕均已先後有電到津表示合作云。

● 南 城 ●

中華民國十國

(郭瑞卿)
子紫雲

(望兒樓)
虹電閣

● 廣 ●

中華民國二十

(邱富棠)
沈富貴

其物。蓋亦可謂慷慨之名辭。或謂月之法律之不許人假藉。假藉法律者之無有不失也。曹三詭苟聲明不充本屆候補總統。日錯年幾個月之總統。則不出三年。所有政治上之手腕之悲涼。態度之閉閣。積蓄之深厚。與我爲敵者。盡釋去其兵權。盡拋去其地之人。亦惟有聽其質實而來。皇皇而走而已。化至此。每一姓之興衰。一家之成敗。日不

中

民國二十年

靈芝仙

無蘭訪

鴻鸞禧

男三戰

華

民國二十年

郭仲衡

榮蝶仙

探

程

人

國

